

平

魯達拳打鎮關西

(大鼓詞)

第一八三號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魯達拳打鎮關西

渭州城，有一人姓魯名達，十八般武藝件件精奇。這一天沒事門前站，打對面，來了兩個問路的。見他們相貌多英勇，週身穿戴很整齊。

一個人，年齡不過二十幾，

一個人，四十多歲，還長了點兒鬍鬚。

魯達上前把話叙，『倆壯士，姓甚名誰幹嗎的？』

那少年，躬身施禮忙回話：

『咱二人，來到貴郡找親戚。』

他叫李忠，人稱打虎將，

兄弟我名史進，家住在華陰史家集。

魯達聞聽這些話，連聲大叫『好希奇。』

原來九紋龍就是你，自家兄弟都不認識。』

（白）魯達笑道：『兩位老弟，可認識我魯達麼？』

李忠、史進齊聲尊道：『原來您就是魯大哥，失敬了！』魯達哈哈笑道：『這才叫大水衝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識自家人』了。兩位來得正好，咱們上

酒樓去再說。』

魯達聞言叫『兄弟！咱們上酒樓去把酒吃。』

三人就往前裏走，見面前閃出一酒旗。

上寫着潘家酒樓四個大字，

兩旁寫，山珍海味，件件俱齊。

哥兒仨邁步把樓上，來了跑堂一夥計，

『二位客！要甚麼酒？要甚麼菜？吩咐下來好做去。』

魯達說：『今天我把朋友請，你好好的配上一棹席！』

火爆肚頭兒加蔥蒜，拔絲山藥，辣子雞，

清蒸肘子，紅燒肉，還要個糖醋大鯉魚。

來上兩斤白乾兒酒，再配點兒花生、瓜子、大鴨梨。』

堂倌連忙喊下去，可把個灶上師傅着了急。

煎、炒、烹、炸，忙動手，不多一時就作齊。

酒菜擺在棹案上，弟兄三人上了席。

魯達說：『倆兄弟今天休客氣，』

快請吃大盃的肉來，大塊的魚！』

哥兒仁，正把酒來飲，打外邊，來了兩個唱曲兒的。

前面走着是個老者，後跟着一姑娘，年紀不過十六七。

老頭兒，來到櫃房開言道：『恭喜恭喜！掌櫃的！樓上可有人吃酒？讓我們去唱唱曲兒！』

掌櫃說：『今天魯達把客請，此人的性情賽霹靂。

上樓去須得多加仔細！怒惱了魯達，可了不得！』

老頭兒說：『我平素爲人多和氣，縱然逢凶也化吉。』

他二人慌忙把樓上，見了魯達三人就作揖。

哥兒仨，抬頭留神看，原來是兩個唱曲兒的：

一個男來一個女，那男的鬚髮蒼蒼，臉色賽雞皮，

週身衣服皆破爛，眼皮上，皺緊了兩道眉。

那姑娘，穿件布衫剛遮體，中衣的顏色是淡綠，

週身上下到還潔淨，黑晶晶的頭髮似墨漆，

眉清目秀，沒邪氣，低頭不語一旁立。

弟兄正把他們看，老頭兒上前把話提：

『三位爺吃酒可快樂？何不叫我女兒唱唱曲兒！』

魯達聞言生了氣，叫聲『老頭兒！你好沒出息！有這

樣一個大閨女兒，就該讓她找個女婿。

爲何不顧羞和耻，叫她拋頭露面來賣俏皮？』

忙在囊中一伸手，取出了一錠銀子，九兩餘。

老頭兒！我把這些銀兩送給你，拏去買柴買米兼買衣。

做上一個小生意，別再與人陪酒席！』

老頭兒聽了這些話，面紅耳赤把頭低。

小姑娘聽了這些話，忽然間，哇的一聲哭啼啼。

忙用手巾擦粉面，淚珠兒滾滾滴濕衣。

魯達一見冒了火，開言叫聲『唱曲兒的！』

咱們並沒欺負你，你哭得咱們吃酒不安逸！』

（白）魯達見這女子啼哭，生了氣哪，叫道：『小妮兒！』

咱們一沒欺負你，二沒薄待你；念在你們可憐，送你

們幾兩銀子，拏去維持生活，免得出乖露醜，也是一番好意。你不感謝，倒也罷了，還在這兒撒嬌弄鬼！你是嫌我的錢少了？還是瞧不起我姓魯的？」說着，手向棹上一拍，只聽啪的一聲，棹上的盃、盤直跳。

李忠，史進一看，連忙攔住魯達，叫道：「大哥！不用着惱！看這姑娘，不像下流之輩，想必是受了委屈。大哥你，平生專抱不平，要是她真個被人欺負，你還得盡力幫助他們，何必這樣生氣？」又向

女子叫道：『姑娘別啼哭了！你有甚麼委屈，快快實說！真有甚麼不平之事，咱們一定給你想辦法，不要羞臊！說吧！』

這女子一聽，連忙揩乾眼淚，尊道：『爺們息怒！聽我慢慢說來！』

小姑娘，走至近前忙施一禮，輕啓朱唇把話題：

『咱們本是親親兩父女兒，家住河南，開封，金家集。我的名兒金翠蓮，父親名叫金洛益。

家中也有幾十畝地，養着豬羊喂着驢。

只說是，風調雨順，人民安樂，國家太平，干戈息。

誰知道，狐羣狗黨執了政，大小官員都是奸邪：

有的官，沒有資格用錢買；有的官，不憑學問憑親戚。

有些人，爲做官，捨了親閨女兒，送給上台做姬妾。

有些人想做官，不能得夠，逢迎上司，磕腫了膝。

各衙門，盡是些貪官污吏，想盡方法刮地皮。

今日要糧，明日催款，那管人民的食和衣。

老百姓，縱然逼得賣田地，苛捐雜稅，敢不繳齊。

偏趕得，去年不下雨，河南的人民着了急。

十有九家沒糧米，都把那草根樹葉採來充饑。大街立下賣人市，男站東來女站西。

小學生只值錢幾百，大姑娘才賣一吊六七。

小寡婦不值仨錢倆，活人妻，屠戶買去活剝皮。

我家中的衣物都賣盡，到後來又賣小毛驢。

只剩下，田地房屋没人要，

皆因爲，那些個東西，充不了饑。

老爹爹意欲把我賣，我的母親她不依。

莫奈何，離鄉背井來逃難，

咱三人，才到渭州來投親戚。

誰知投親，親不遇，閃得俺們，無靠又無依。

東街有個鄭屠戶，外號人稱鎮關西。

平素爲人，蠻不講理，無惡不作，無人不欺。

他知道俺們身臨絕地，一無錢來二無力。

私造一張假約據，

說俺們欠他三百銀兩，還是六分息。

老爹爹一見，沒了主意，小奴我，只吓得淚悲啼。

母親娘觸了一口氣，三魂渺渺命歸西。

鎮關西，做事喪天理，倚仗着，流氓痞棍人手齊。

立逼我到他家去，強迫我做他偏房妻。

莫奈何，我到他家裏，怒惱了鄭屠他的妻。

大哭大鬧，大發脾氣，叫我即刻把她家離。

因此上，咱父女兒又得團聚，

暫住在一店房就是這潘家酒樓緊隔壁。

鄭屠戶他還不满意，硬逼俺，還他二百銀兩的本和息。

出在萬般無計奈，我才含羞忍辱學唱曲兒。

掙得了銀錢有衣食，掙不了銀錢，就要受冷與挨饑。

每個月要給鄭屠利銀十八兩，要沒錢，還得挨罵和受逼。這種職業，我何嘗願意，爲只爲，父女的食和衣。爺們賞賜這許多銀兩，小父女怎能不感激？

只因爲，平日咱把曲兒賣，許多人，向我說俏皮。有的說，「這妞兒長得到還美麗，」

有的說，「小娼婦！敗壞風俗！」

我受了人家許多啞吧氣，忍淚吞聲乾着急。

剛才魯爺一番話，勾出了我心中，許多的委屈。

又是悲來又是臊，忍不住，滿腔酸淚點點兒滴。

希望爺們別介意！念在我父女是遠方逃難的。」

哥兒仁，聞聽此言都生氣，惟有李忠更着急。

滿口不住『豈有此理！這世界，昏天黑地一團漆！』

向著魯達開言叫：『大哥你，真是沒出息！』

枉自你，平生主持正義，渭州城，還有這樣的鎮關西。

常言說，『道路不平旁人踩』，大哥你，也該替他父女

出出力！』

說得魯達紅了臉，一抬腿，踢倒了這棹席。

立眉瞪眼連聲罵：『好大胆的鎮關西！』

你做事，昧盡良心喪盡理！青天白日，竟敢把人欺！

今天碰在咱的手，咱要抽你的筋來剝你的皮！」

再叫「李、史」二位好兄弟！請你們即刻就把渭州離！

今天不能遠送你，休怪咱爲人太粗俗！」

李忠，史進，急忙下樓去，魯達又叫「金洛益！」

你庄稼人就該把庄稼做，豈不知「有田不耕倉廩虛。」

常言說，「求人不如求己。」你投甚親來靠甚戚？

再一說，你有這樣一個大閨女，就該讓她找女婿。如

今在此遭了難，這就是你錯走一步棋。

我再送紋銀二十兩。急速回你河南、開封、金家集！

快到店中收拾行李，別再留此地來賣曲兒！』

他父女聞聽這番話，淚珠兒不住點點兒滴。

走至近前忙施禮，『魯爺的恩德與天齊！

但只是，鄭屠將咱來看管，怎肯放咱把店離？』

魯達說：『既如此，我且隨你去，

幫助你父女拾得傢俱。

鄭屠之事交與我，讓我還他的本和息。』

連忙高聲叫『夥計！』跑堂的上樓收殘席。

酒飯銀錢給清楚，三人一同下樓梯。

出離店門來得快，不幾步就到了酒樓的緊隔壁。

魯達急忙叫『夥計！快讓他父女把店離！』

房飯銀錢由我認，你要不放我不依！』

店夥計聞聽這番話，不言不語把頭低。

他父女，急忙拾得倆包裹，打街上，雇來兩匹驢。

高高興興出門去，然後魯達，出店去找鎮關西。

邁開大步往前邊，穿街越巷走得急。

來到了鄭屠的門前留神看，

見架上，掛着牛羊豬肉一大些。

鄭屠戶，正在櫃房把帳算，手裏拿着一枝筆。

頭上歪戴煙氈帽，身上穿着青色衣。

兔耳、鷹腮、母狗眼，還有一個酒糟鼻。

魯達忙把台階上，高叫一聲『掌櫃的！』

鄭屠戶聞言抬頭看，見魯達就在面前立。

臉上帶着幾分氣，愣睛瞪眼立着眉。

急忙站立高拱手，滿臉不住笑嘻嘻。

尊聲『魯爺快請坐！您老照顧甚麼東西？』

（遞口自）那位說：『拉倒吧！方才那女子說，『鎮關西無惡不作，無人不欺。』怎麼他見了魯達，就這樣恭敬呢？』衆位有所不知。這鎮關西本是土豪，專門欺壓善良的老百姓。魯達乃正人君子，軟的不欺，硬的不怕，平素爲人，專打抱不平。渭州城爲非作歹的人，誰不怕他？你想鄭屠戶是甚麼東西！怎敢在魯達面前撒野？

魯達聞言，假意帶笑，再叫一聲『掌櫃的！』

你與我，割上十斤淨瘦肉，裏去骨來外去皮。

多了一兩我不要，少了一兩我不依。

還要你自己去動手，將牠剝成爛肉泥。」

鄭屠聞言，那敢怠慢，急急忙忙脫長衣。

一把鋼刀拿在手，對準豬肉往下劈。

左一刀來右一砍，裏去骨來外去皮。

上秤一要，一百六十兩，也不過來也不低。

一刀一刀使力剝，將肉剝成爛肉泥。

忙用荷葉來包好，再問「魯爺！您還要甚麼東西？」

魯達說：「再來十斤淨肥肉，照樣將牠剝成泥！」

鄭屠聞聽不高興，『莫非是，魯達與我開玩皮？』

我本待不把肉來割，怕他翻臉了不的。』

低頭一想生巧計，——我好漢不吃眼前屈。

又把鋼刀拿在手，啪啪啪！對準豬肉使力劈。

一刀一刀切下去，累得個鄭屠汗濕衣。

將肉切好又包起，問『魯爺！您要的東西可備齊？』

魯達說：『還要十斤肥肉，瘦肉和軟骨，』

平均每樣要三分之一。

再將牠，切得不粗又不細，我拿回家去做好席。』

鄭屠言聞，忍不住氣，高叫『魯達！你是有意把我欺！渭州城，你也該訪一訪，鎮關西，不是好惹的！』

魯達說：『非是俺故意消遣你，你不該恃強凌弱，把

金家父女欺！

你所作所爲，喪盡天理，俺今天，特來揍你的！』

拿着肉包一撒手，正打中，鄭屠一臉和一衣。

鄭屠一見紅了臉，大罵『魯達！你是個甚麼東西！

敢在太歲頭上來動土，咱老子，送你回姥姥家去！』

手拿鋼刀往前闖，照定魯達使力劈。

魯達一見，忙向旁閃，底下一腳來得急。

使了一個掃膛腿，但直見鄭屠倒在地皮。

噓唧唧，鋼刀扔在地，頭朝東來腳朝西。

魯達舉拳往下打，剛湊巧，正中鄭屠的酒糟鼻。

只見他，鮮血流滿面，就地幾滾，週身上下帶灰泥。

魯達說：『鄭屠你好洩氣！原來才是個落湯雞。

一拳一脚都經不起，還稱甚麼鎮關西！』

鄭屠戶說：『你打得好！打得好！』

青天白日，竟敢把我欺！

咱要到公衙去告你，不追你的狗命，我不依。」

連忙高聲叫「夥計！快上前幫我出出力！」

衆夥計聞言要動手，那魯達，大吼一聲賽霹靂。

「誰敢上前來討死，我要將他活剝皮！」

衆人聞言，吓破了胆，一個一個，溜之大吉。

惹得魯達火往上撞，向鄭屠，又用拳打，又用腳踢。

打得鄭屠口叫「饒命！」大喊連聲賽豬啼。

魯達說：「要硬，你就該硬到底，現在求饒也無益。」

打得鄭屠，有上氣來沒下氣，口吐鮮血，躺在地皮。

魯達一見哈哈笑，大街上，來了些男女老幼賽趕集，

這個說：『鄭屠戶，今天也遭了報。』

那個說：『從今後，沒人再把你我欺。』

這個說：『做生意，還是要公平交易。』

那個說：『有錢也沒放大利息。』

齊都說：『土豪劣紳，終有一天要給打倒，

若不信，請看鎮關西。』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

初版

魯達拳打鎮關西（一冊）

定價大洋二分五釐

口述者

田

三

義

記錄並
刪改者

席

徵

庸

校訂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平民文教學部

出版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定縣實驗區

臨時
印刷者

擲華印書局

實用
翻印
必究

發行者

北平石驢馬大街二十一號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
及定縣城內考棚

